

## 女人如



◎杨梅莹

老宅庭院，蜀葵盛放，红粉相间，鲜妍嫩嫩、层层叠叠，风起身姿摇曳，宛若少女衣袂翩跹！那年春天，我们刚搬进小院，母亲播下了这些花种子。原以为它们没机会争芳斗艳，只因院子里的空地实在贫瘠，可心细的母亲，硬是手执铁鏟将地里的砂石一块块刨出，又从别处移来园土精心侍弄。那蜀葵花种倒也争气，没多久便钻出土，生根、长叶、开花……看着它们一天一个模样，母亲别样开心，动情地说：“女人如花，经历了风雨才能绽放出最美丽的姿态……”

“梅本无心，漫天风雪得梅心。”印象中，钱穆先生也曾如是感叹，想来坚韧的心境与顽强的意志要比任何外界的力量都值得信守。

母亲爱美，喜欢鲜亮、时尚的装扮，如今已八十多岁，仍喜欢烫染卷发，摆弄花草。“要像花一样柔中带刚……”这样的话语总挂在嘴边，我也不得不将其刻在了心底。身前身后弥漫着太多急于求成的人与事，像这样简单、质朴的心境更显珍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日子少有宽裕，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为多挣工分，母亲在生产队上工，日日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家里上上下下九口人，母亲是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时遇窘境！计划经济时期，生产队按人头定量发的那点布票根本不够用，母亲白天上工，夜里在煤油灯下，将大衣改小衫、将破衫补丁……此般一针一线、一分一角着添添补补，日子过得再苦再累，她也不忘将里外外捯饬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没有一朵花，一开始就是一朵花”“三春之后群芳尽，各自仍寻各自门”，身为女性的我们更应“择木而栖”，保持理性、自由与良善，敬我不能、尽我所能。

成熟女子如盛开的鲜花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她们像玫瑰般热烈、牡丹般典雅。确实，我所熟知的她们在事业上独当一面、在家庭中游刃有余，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与智慧。

迟暮美人如凋零的花朵，却依然保持着高贵姿态，像秋菊般傲然、寒梅般坚韧。杨绛先生晚年笔耕不辍，用岁月沉淀的智慧诠释着生命的另一种美，正如泰戈尔所描述的那样：“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有段日子，因肺部感染，我住进医院，同病房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一头干练的齐耳短发，脸上化着精致妆容，潮流、时尚、知性是她的标签。虽身在病榻，她仍在用笔记本和手机坚持线上办公。若不是那身肥大的病号服，没人会相信她是癌症患者。每从治疗室回到病房，其额头和鬓角总贴着湿发，脸上却找不出半点痛苦的神色。“疼痛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淬火的开始……”她这样为自己鼓劲。是的，美，没有“花期”，疼痛的淬炼是女性最美的成人礼。

远处的少女含苞待放如茉莉，于春风中散发着青涩的芬芳。这是一种未经雕琢的美——听，那笑声清脆如银铃；瞧，那眼神清澈如山泉，举手投足间流动的全是青春的律动。

近处的少妇热烈奔放如玫瑰，阳光下，每一片花瓣都饱含着生命的激情——她们懂得爱、懂得生活，她们是家庭的中流砥柱，用柔韧的肩膀撑起了一片天空。

惟，檐下老妪淡雅从容如秋菊，皱纹是时光的馈赠、银发是智慧的冠冕，她们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用温暖的手掌抚慰着受伤的心灵，她们是家族的根脉、是后辈的明灯。

女人如花，花似女人。无论含苞待放、盛开绽放、凋零飘落，都有其独特的美丽与价值。“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让我们谨记冰心先生的话，如花般绽放，以作品惊艳四座、以人品温暖时光！

## 文苑

□ 2025年3月14日 星期五

□ 微信小程序搜索“雪都咖”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阿勒泰日报



## 阿禾告白

◎常悦平

天空

恍惚间

一切都虚幻起来

目光被虚幻填满

思绪开始摇晃

揉一揉，怔一怔

还是一杯蓝

置换换了所有虚幻

像是天宫掉落的锦缎

铺陈在一尘不染的九尺之上

仰起头一片蓝，低下头更灿烂

这般苍穹之下，欲罢不能的

只有蓝

树

或是春夏，或是秋冬

内心一直充斥着冲动

就像这些站在阿禾公路附近的树

受命前来，永恒站立

它们似乎比北风执著

独自站立，不畏孤独

三五成群，墨守成规

还有，密密匝匝的一大片

从不问站位，笔直地站立

一下子就把天空举高了一截

像严阵以待的卫兵

一声令下，铮铮铁骨

它们一定不知道

这一站，竟成了风景

在山顶伸手可触云端

那里藏匿着多少如饥似渴的生灵

在山腰轻易“抱住”山风

将无边辽阔送进内心膨胀的人类

在山脚筑牢大地根基

用硬朗的站姿向世界宣告和平

但，它们一定知道

内心那一团火

即便燃成烈焰，依然沉默

多年后，成就一段佳话

表面的冷酷

像冰冻三尺一样顽固

也只是此生的一次过眼烟云

且，不分昼夜

不计前嫌，也不去瞻前顾后

只有一个信念在不断壮大

永恒站立

与阿禾公路共赴山河

白雪

在这里

所有色彩都被祛色

大地用洁白诠释生命

在这里

所有想象都显无力

大地用纯粹诉说生命

在这里

一切不需要隐喻

横撇竖捺都很模糊

一切不需要留白

多说一个字都很苍白

在这里

心里的空荡，眼里的辽远

都是最好的境遇

在这里

纷扰无法靠近，欢愉悄然滋生

在这里

放荡的清新将你包围

激烈的欲望将你俘虏

无需挣扎逃离，无需反抗躲避

在这里，臣服至上

小狐狸

款款而至

用温暖的眼神问候过客

这荒原深处

只有你，仪态万方让人却步

像是给人类一个眼神——

自己去体会吧

悠悠而返

用冷酷的眼神告别友情

去向更远的远方

还是你，义无反顾让人流连

像是给人类一个期盼——

后会有期

阿禾公路上的声音

是四驱车吗 注意安全

124公里处有泉水结冰 注意安全

您要返回布尔津县吗 注意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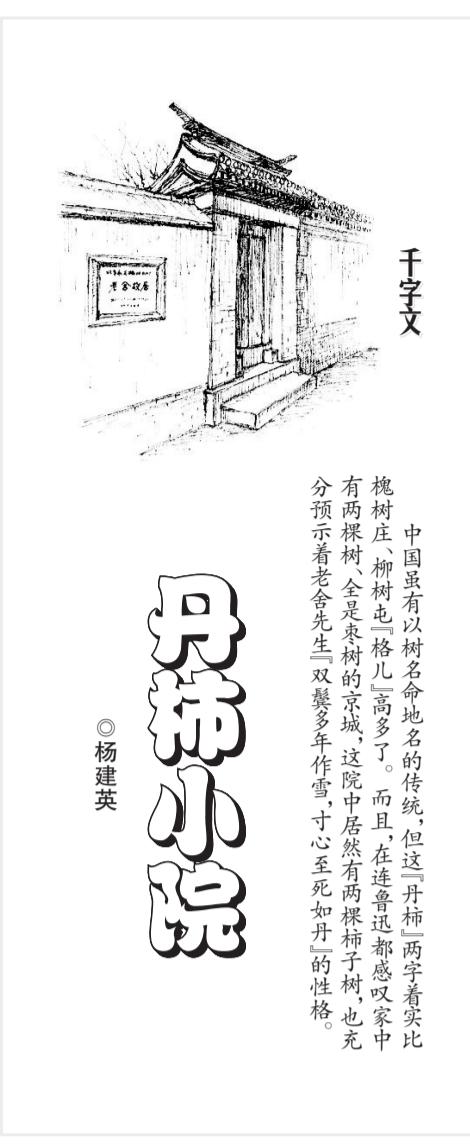
于入口处，我听到的是爱

于半途中，我听到的是爱

于旅途尽头，我依然听到了爱

这是来自阿禾公路的声音

满满的，都是爱



## 丹柿小院

◎杨建英

中国虽有以树名地名的传统，但这“丹柿”两字着实着实比槐树庄、柳树屯“格儿”高多了。而且，在连鲁迅都感叹家中有两棵树、全是枣树的京城，这院中居然有两棵柿子树，也充分预示着老舍先生“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的性格。



(一)

斗转星移四季新，草青草黄又一春。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的气息近了……总算到了能理解一个人守着几根鱼竿，独自享受垂钓乐趣的年纪，总爱独处，也爱想象。幻想自己是额尔齐斯河中的一条大鱼、天上最亮的星星、大草原奔驰的骏马、珠峰上飘过的彩霞……学会与自己和解，或是新的一年的新收获。然而，我最爱幻想的是成为额尔齐斯河的一滴水。人们亲切地称母亲河——额尔齐斯为“额河”。情牵额河，缘于一次偶然的采风，恰好夜宿其支流——克兰河边，枕着河水入眠，清晨还没睁眼，耳边仍充盈着潺潺水声。克兰河发源于阿尔泰山南麓，是额河右岸支流，延绵265公里，而后在北屯的奇古苏汇入额河。

出生于南方古城的好友大画家林墉曾说，清晨初醒，听见隔壁阿嬷用乡音叫孙子吃早饭，一次又一次，听着听着他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老泪纵横？非也。那时的林墉正当打之年，意气风发。而其内心情感之丰富，充盈着对乡情的无限眷恋，浓得化不开的人情的感动。林墉的只言片语，我记在心里二十多年。乡音是最深情的语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克兰河用水流声、用土味情话，诉说着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潺潺水声，如一首激昂的交响曲，水滴脚赶脚、后浪推前浪，生猛而又激情，不停地向前冲。水流汨汨，悦心悦耳，激励着人们奋发有为。一滴水对生命的阐释如此清晰而有力，生命的旅程或长或短，却始终如夏花之绚烂，向阳而生。如果厌倦了溪水、河水，不经意地抬头望见，侧上方，两只松鼠旁若无人地在树梢上追逐嬉闹。两只松鼠，一胖一瘦。瘦的灵活敏捷，胖的努力地在后面追赶，却始终赶不上，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只见尾巴不见脑袋的一胖一瘦，树木的枝条丫丫，早已成为它们的游乐场。

旁边克兰公园内的植物、动物甚为有趣。一缕晨曦，透过间隙，投影到地面，婆娑光影，大小形态，不停歇地变幻，如高超的舞者，炫技般墨登场。观者如痴如醉、浮想联翩，一不留神，魂被勾了过去，摇摇头，快快清醒！欢声笑语，少女的奔跑、少年郎的追赶，这醉人的一幕是公园里最亮丽的风景线。秋意渐浓时分，不经意间，四季如春的额河发生微妙变化，河边的桦林、远处的西伯利亚冷杉，一片又一片落叶飘下，仿佛给土路、草原和草地穿了一层金黄色外衣，满路、满河尽是“黄金甲”，莫名惆怅涌上心头。顺眼望去，笔挺正直的桦树，似是在警醒少年郎——这辈子都要学树的样子，读书做学问、做人干事业，千万不要弯道超车。乌龟最终过了终点，完胜贪睡的狡兔，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想写封书信，捎给远方的他她它，亲情、友情、爱情，父母、同学、家中的宠物，思绪在笔尖滑动，尽情释放表达……

(二)

在额河，满眼都是桦树林，终生与树相伴，能做一滴水多好！

桦树林，陆地向河水交界带的天然生态系统，一高一矮、一干一湿，泾渭分明。桦树林天然地锁住水土，吸引了大量候鸟。水声盖过鸟鸣，候鸟仿佛从没来过，树林里向阳和背阳处各有不同，树冠或浓或密、树叶或深或浅。乍一看，额河从来不缺红花绿叶。认真观察，才发现，春夏秋冬，这树叶的绿是有差别的：墨绿、深绿、浅绿、淡绿，绿得深沉、绿得欢快、绿得焦灼、绿得闹心、绿得平静……或是一幅油画，或是一名懵懂少女、或是强健少年、或是知性女性、或是耄耋老人……阳光雨水位置不同、时空不同，树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容貌，正如人生的不同阶段，站什么山头唱什么歌。秒懂这一切的不光是我，还有额河里的无数滴水。突降的大雪，给额河源头的大峡谷两旁针叶林撒下了雪花。笔直挺拔的针叶林顺着山的肌

肤，形成极具特色的肌理，或深或浅、或浓或淡，毛茸茸的，如一张天然的树毯。如果我有一双翅膀，必张开双臂，飞到天空，一个“大”字形，仰卧躺在树毯上。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在峡谷内形成无数个“S”形。河流两岸看着静谧，当地牧民以及他们的牛羊马驼，根本不敢靠近。河流两岸是湿地、是草甸，人或牲畜靠近，越挣扎越深陷其中。即便是冬季，额河源头也有水流和缓的活水。人沿着河岸走，不时能看见清澈河水下游弋成群的小鱼。牧民波拉提告诉我，他们称小鱼为“金片子”，学名叫“细鳞”。金片子之所以能存活，主要原因是在这里有温泉，温度高于地表温度，鱼能安全过冬。看着无忧无虑的“金片子”，没有候鸟吸引注意力、没有“大鸣大放”，少了局气、多了日常的“小家碧玉”。

每年4月之后，沉寂了大半年的冰层开始松动，融雪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无数滴水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聚拢到河里。涓涓细流到积少成多，聚拢至此“谈情说爱”，这是非常安逸、有趣的场景。候鸟的家在西伯利亚，归家的征途太遥远了，勇者同行，无惧无畏。水滴默默注视着候鸟，关注着她的喜怒哀乐，前路终究还是要靠自己，唯有美好祝愿。融雪后，河床底部，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毫无意外地裸露。水滴汇聚，让涓涓细流变大变强，强大到直接裹挟着石头从高处而下。石头的棱角，在一次次碰撞中被磨得圆滚滚，石头的志向高远——外圆内方，不减英雄本色！

这滴水与那滴水不同，那滴水与这滴水不同，坐在克兰公园的小土坡上，我想象自己成为落怕是没一两个“小目标”拿不下来。关键是，这座宅院所蕴藏的精神内涵，确是无价之宝！关于作家故居，文坛“六大家”中，我就走访过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它们或高屋大院，或庭院深深、或花园洋房，似乎只有在这样疏朗的空间里，才能履地观天，思考社会人生、写出传世经典。而如今的作家，就没那么幸运了，只好瑟缩在单元楼中，构思宏大叙事、创作不朽作品（当然，绝不能就此得出“大屋出大作”的谬论来）。

呵呵，扯远了，再说丹柿小院吧！这座吉宅曾经充满欢笑，也溢满泪水。关于老舍之死，研究史料，不敢说浩如烟海，也卷帙颇多。而对我来说，更相信文学家的描述，比如作家汪曾祺写的小说《八月骄阳》。

我认为：有的时候，小说（或别的艺术）也是真实的。原因就在于，历史家目光只及于外部行为所构成的外部事件，而失去对人的心路历程的探究；相反，艺术家却不肯只看见和注意结果，他们忍不住去挖掘背后隐秘的内心原因与逻辑。

人是复杂的，能动的个体生命，跟内心丰富性相比，人的行为是过于简单的一个层面。做什么，是一瞬间的事，在做之前，却可能辗转反侧，不知要度过多少不眠之夜。

在《八月骄阳》小说中，作者写道——

“……这工夫，园门口进来一个人。六十七八岁，戴着眼镜，一身干干净净的藏青制服、礼服呢千层底布鞋，拄着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个有身份的人……这人眼神有点直勾勾的，脸上气色也不大好。不过这年头，两眼发直的人多的是。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张长椅旁边，坐下来，望着湖水。”

第二天天一亮，人们发现了太平湖中的老舍，并从死者的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工作证，上面写着——姓名：舒舍予……

在丹柿小院北房正屋老舍起居室的书桌上放着一本旧台历，发黄起皱应该是真品原件，上面显示的时间是：1966年8月2